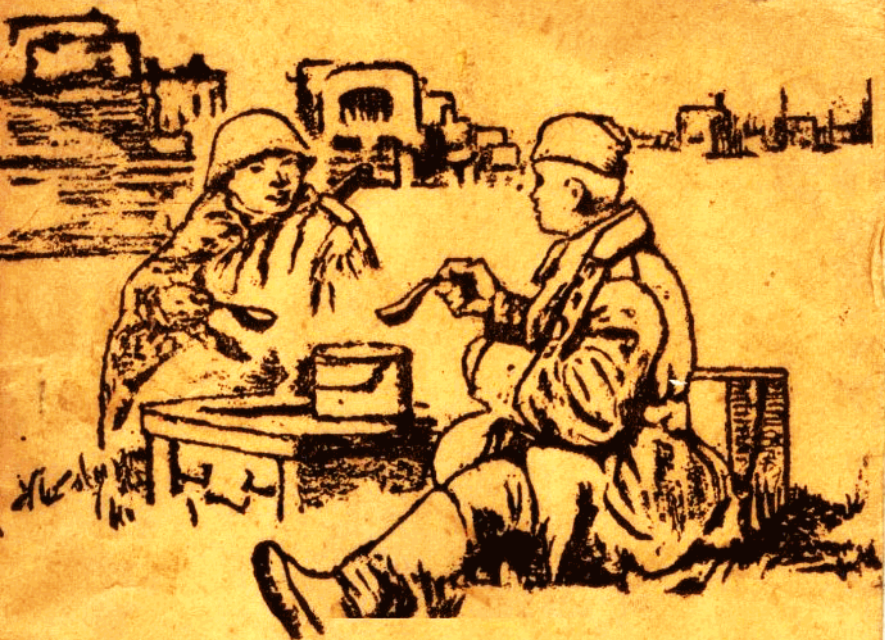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戰鬥的友誼

蘇聯 尼克萊·布加丹諾夫著

彭鴻邁譯

北京建業書局出版

目 錄

好格言	(1)
兄弟倆	(7)
賊——不是空賊	(11)
隊委魯卡什	(15)
和怪物決鬪	(19)
紅山梨樹	(26)
老虎伊凡	(33)
戰國的友誼	(39)
快活的木匠	(44)



好 格 言

在和平時亞法那西·日尼文以打獵和作木工爲生；他會造房子，做板凳、桌子，當他做工時，總是快活地哼着小調，還喜歡談天，如果釘子壞了，他一邊用釘鎚修理它，一面說：

「你一壞了，我就要修理你……。」

在打獵時，他也喜歡自言自語地說些話，如果沒打中一隻山雞，他會說：

「這個射手真不行，射什麼全不中！」

在蘇芬戰爭〔註一〕剛開始時，日尼文做斥候兵〔註二〕後來又做了炊事員，他在做飯時也好談諧。當他端起一份飯時，他說：

「爲什麼打仗還要吃兩份飯呢？」

司令員們全看他有趣味，他本來不參加戰鬥，直到部隊上知道我會打獵，才讓他做個射擊手。

有一回戰爭正在險谷和蓋滿了白雪的密林中進行，森林戰如果沒有斥候是寸步難行的，日尼文有好幾次窺破敵人的詭計。有一回他們在森林裏只見一種腳印，一定是誰由我們後方走向前線去了，也許是夜間的通信兵；但是日尼文却走到腳印旁說：

「他就在咱們後邊某地，決不是一個人，而是許多人，他們像狼似的都躡着一個腳印走。」

「那麼難道出發到前線的腳印，還會倒着走嗎？」有人問：

「當然是會倒着走的，爲了欺騙咱們。」說着日尼文又指着腳印說：「你們看！如果向前走，腳尖在走時，腳印應該比較深；但是這些腳印正相反，所以斷定他們是用後腳跟走的。」

這個推斷完全正確，按着這些腳印，他們找到了七個敵人的特務；他們正想藏在河岸旁破壞橋樑呢？

從此以後，日尼文開始担当重要的斥候任務了。

又一次他們走錯了路，要在大密林中找到一條通出去

的小路，四面都是遮得不見天日的大樹，松樹枝長長的拖到地面，雪落在樹枝上，積成了許多大雪堆，小路在狹窄的地上蜿蜒着，好像山谷，森林裏的雪深得沒過了雪橇。日尼文和滑雪能手蘇什科夫索性把雪橇扛在肩頭，一邊滑着雪。

蘇什科夫又給我們的部隊不斷地用信號旗，前前後後地搖着，表示前邊安全，可以向前走，日尼文這時又在滑雪前進，在森林裏左顧右盼，注意那兒有敵人沒有，蘇什科夫想回去時，忽然部隊全不見了，腳印也沒有了。

只有一條通向山邊的道路，道旁有條小河，上有一座橋，古松參天，只能在它們的頂梢見到一點藍天，這的確是一個兵家的好埋伏地，日尼文又仔仔細細地找了找腳印，什麼也沒找到。

四面堆滿了皚皚的雪花，也充滿了寂靜，只有一二里外嘯嘯的樹枝聲不時傳來。日尼文和同來的一個同志說：

「完了！你趕快跑到隊長那兒去；否則在這兒又失去聯絡，他們豈不着急，路旁好在有火，我先等在這兒。」

那位同志趕緊跑去找隊長，這兒只剩了他，仔細地看着生疏的森林，忽然他敏感地心一動，好像這兒站的不是他一個，而是有人在看他。本來這兒是飛鳥、走獸、全不來的地方；但是一定有人在瞞他，起先日尼文以為是我軍，也許他們不敢露面。

忽然只見在一棵滿佈雪花的大松樹上，在它的叢枝裏看見兩隻睛眼；這不是黃色的獸眼，而是人眼。這時他的背上直冒冷汗，最可怕的是，並看不到人，沒有手、腳和頭，只看見一對眼睛，惡狠狠地望着前邊。當他看到它時，他自言自語說：

「這可是我該死了！」

忽然他又想！如果這時一疏忽，真會死了。一個老戰士在這種情形下，只有一個辦法——鎮靜、不慌、不忙，於是他慢慢地把槍往柵欄桿上一靠，由口袋裏掏出烟來吸，假裝沒有看見樹上的東西……。

日尼文一邊抽烟，又用勁把鼻子吸了吸氣，把火柴拿在手裏，偷眼望着那雙可怕的眼睛。他想：對！不管他是獸、是鳥、或是人；先盯住他，可是他為什麼會在松樹上呢？也許是雪老人吧！

日尼文一面自己和自己開玩笑，一面偷偷細看那個東西，果然看出；有白手套，白頭和白色人形，在底下還露出一雙馬靴，還好像帶着一副法西斯們用的滑雪用具，一定不是自己人。

他本想拿過槍來結果了這位「雪老人」；但是又害怕了，原來在另一棵樹上又露出一雙鞋子。因此，敵人真不少，也許有埋伏；因為昨夜一場暴風雪，連足跡全蓋沒了。

怎麼辦呢？如果打信號槍求救，自己就有性命之憂，難

道等着凍死嗎？不，還要和敵人周旋，念頭一起，他決定先下手制敵。他把槍往橋上一靠，悄悄地走到那個芬蘭兵的樹底下，把雪踏得亂響；一面拿出一把小刀在樹下刻個記號。

法西斯們看到他了，但是又匆匆地藏進樹裏；因為他們就是捉住他，也沒有用，他們主要目的，是監視這條道口，如果他們一放槍，就會驚動了俄羅斯部隊……。他們的目的，是使俄羅斯斥候部隊不知道；但是他們很想擒個活的俘虜，因為他的槍還在橋上放着呢！

於是法西斯的射手慢慢地爬下來，猛然往日尼文頭上直撲而來。

日尼文正等着呢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，把他手倒着一剪，直投倒在地。上。法西斯匪徒只覺背上就像有點無依無靠，動彈不得，日尼文趕緊縛上他，拖着他直直地由小路上跑走了。

這位「雪老人」大聲地叫起來了，在樹上另一個朋友開始用手提機槍「噠！噠！」地向他們射來，日尼文索性把「雪老人」揹在背上，槍彈反倒打到法西斯自己人身上。

正巧我軍聽到槍聲已到，還擊的槍聲響了，敵人被迫後撤。當戰鬪完了後，隊長把日尼文叫到面前問道：

「噯！還有什麼可說的；你的『沒有足跡——就沒有敵人』的格言已經不中用了。」

這位老獵人笑着說：

「這句格言在戰場是沒用了，讓咱們來換一個；做一個斥候兵，常向樹枝上看。」

隊長笑着說：

「對了！這格言才真對哪！」

【註一】蘇芬戰爭：二次世界大戰中，芬蘭當參加軸心集團進攻蘇聯的戰爭。

【註二】斥候兵：專管偵察工作的兵士。



兄 弟 倆

我們的部隊正在進攻，通信兵不時地修復着電話線，只靠着這條電話線，砲兵才能保持和司令部的連繫，才能進行坦克等戰爭，沒有電話連絡就會中斷。

在戰鬪正在緊張時，電線斷了，關係完全中斷，通信兵連忙向前線移動，亞法那西·日尼文和另一戰士克里木斯基正在沿着一條電線滑雪，電線原來是被電線桿子撐住，戰士們只見電線的一端掉在雪裏，另外一端還留在電線桿上。他們商量道：

「也許子彈穿過雪打斷了電線，四面無人，誰會弄壞

它呢？」

克里木斯基首先爬到電線桿旁，當他還沒爬到電線那兒，一聲槍響，他倒下了，他的血液染紅了雪地，敵人的子彈直打進了他的心房。日尼文連忙仆倒，躲在一棵大樹根後，覆滿了雪的大樹默默地站着，絲毫不動，法西斯阻擊兵在哪兒呢？日尼文還沒來及細找，第二槍又響了，原來那法西斯阻擊兵藏在樹上，無目標的濫射起來。

日尼文又等了很久，那阻擊兵一動也不動，也不從樹上下來取走死者身上的槍枝，直到夜深，在漆黑的夜裏，他才爬出來，取走了死同志的槍枝等。

日尼文皺着眉頭說：

「我一定要爲克里木斯基報仇。」

當晚他坐在火堆旁，拿點白線、針、布等，做個口袋，裏面盛上稻草，開始縫，縫完以後，又做個小口袋，也盛上稻草，做個長鼻子，只是沒眼睛。

年青的戰士全跑過來，奇怪的想着：日尼文怎麼了？在打仗時還玩娃娃？他們想笑他，但是隊長看看娃娃說：

「快給日尼文找顏色和小刀去吧！」

日尼文於是又把人頭和人身縫起來，頭上染了顏色。然後在稻草人背後掛一桿槍，就做成了個活兵士，吃晚飯時，他把草人放在鍋旁說：

「瓦牛沙，多吃點，誰吃的少，就沒力氣打仗。」

戰士們聽了，都笑起來。第二天早晨，當野戰砲正在吼

聲隆隆時。日尼文帶着他的『瓦牛沙』爬進森林裏。日尼文自己穿着白大氈用一根滑雪杖挑着稻草人前進。

戰爭很猛烈，松樹和雪都被砲炸得分飛。打死克里木斯基那個法西斯阻擊兵，照樣地坐在大樹旁，他本人不露出頭，怕被別人看見。他正在向四外張望，只見：沿着戰線，有個穿灰衣的蘇軍走來。走，走，又停住了，好像在沈思。他又站起來仔細看看，又坐下來，法西斯阻擊兵笑道：「笨蛋」。他這時開始射擊。

但是那蘇軍對他的射擊並不注意，阻擊兵咀咒着說：

「難道沒打着？」

又瞄準一槍打去，那兵士還不倒。阻擊兵氣憤交加，開始第三次射擊。這時他只見自己面前飛來一彈。法西斯匪徒一搖手，倒下去了。

亞法那西·日尼文站起來說：

「沒打倒我的『瓦牛沙』自己却倒了。」

他又看了看他的『瓦牛沙』身上有三個槍眼，這法西斯真不中用，被稻草人打死了。原來在敵人射擊稻草人時，日尼文打死了阻擊兵。

由此日尼文又用同樣方法，打死了不少敵人的阻擊兵，一次比一次有進步。戰士和隊長全稱讚他，而他的『瓦牛沙』却被法西斯的槍彈稱讚着，日尼文常常親自給他的稻草兄弟縫好槍洞。他說：

「我的稻草人，並沒受重傷。」

當戰士們問他？

「你怎能巧妙地打死許多法西斯匪徒？」

他回答！

「這……不是我一個，而是我們兄弟倆。」



喊——不是空喊

有一次當我軍作戰略進攻，法西斯撤退時，他們破壞了橋樑、道路、燒燬了房屋等，趕走了居民，只剩了一些活東西——家畜和鳥。我們經過了許多村子，連一隻雞的聲音也沒聽見。

有時跑出幾隻野狗，倒是使我們大吃一驚。斥候兵斯捷班·西伯揚可夫有一回看見一隻狗；那條狗站在森林旁，像個玩具，耳朵垂着，尾巴捲着，眼睛裏現得非常聰明活潑，斯捷班說：

「這是隻哈巴狗。」

扔給她一塊麪包又說：

「小狗，小狗，到這兒來。別怕，我不咬人？」

狗只把尾巴搖個不停，並不想來。他走過來，狗又走遠了點，斯捷班說：

「法西斯甚至連狗都趕。你看！狗怕人，如果不怕，早過來了。」

於是他又把所有狗的名字叫了一遍，如：沙立克、儒契加、屠金娜等……還是叫不動，最後他用手指，指着靴尖說：

「噢！到靴子這邊來。」

狗已跳過來，斯捷班高興地說：

「喂，好，真聰明、伶俐！」，「噢！好孩子，找到主人了！」

炊事員坐在廚房裏說：

「斯捷班，自己人，飯還做不完呢！那有空閒給她做，只給她點剩的吧，或鍋裏剩的，或馬剩的，也許是戰士的剩飯。」

炊事員說完給狗一塊肉和骨頭，斯捷班也給自己的四條腿的朋友吃的，一邊說：

「小狗，對不起！我也不知道怎樣稱呼妳的名字？叫什麼呢？」

「叫她，空賊狗吧！」

「不，賊；但不是空賊，簡直對她是個侮辱。」

斯捷班說：

在戰前斯捷班是個獵人，所以他對於狗很內行，他說：

「你能武斷說，這狗是會空喊嗎？沒有她你就打不着松鼠？松鼠平日躲在松樹裏，沒有她不行，森林又大又多，但是她却知道，哪一棵樹上有，她而且會用後腿支住直立起來，給獵人報信，或者當你到森林去後，她也會用下額示意……」

「她也會找到敵人嗎？」有的戰士問。

「能！」

「山鳥呢？」

「也能！」

「法西斯們呢？」炊事員又問：

「同志們！等等！讓我用事實證明。」

他走到隊長那兒說：

「請你准我同狗去打獵好嗎？」

隊長准了，斯捷班穿上雪鞋，披上雪氈，拿起槍；喂了喂狗，就走了，他們不久就進入森林了，斯捷班看看狗說：

「噢！小狗！誰在林子裏藏着呢？妳找找去！」

狗懂了，是主人帶她打獵，很高興地奔進森林裏去，到處聞，什麼也沒有，狗又跑向前去，什麼也沒有，連隻鳥全沒有，因為所有鳥獸全被戰爭趕跑了。狗幾乎有點窘住了，忽然她看見有「樹上有點東西，狗奇怪地向上看着，

原來是個人。

狗叫起了，那人就更緊地抱着樹，簡直像個山雞，狗又大聲地叫，那法西斯匪徒開始恐嚇她不准叫；但是她叫的更兇，這時那斥候兵並沒看到狗後邊還有個人，因為斯捷班身披白色雪氈，於是斯捷班舉起槍來就開，槍聲響處，敵由樹上直掉下來了。

狗直竄上去，捲着尾巴直咬，斯捷班說：

「如何，兄弟！打下隻大鳥，噍！這是個法西斯匪徒，再去打獵，要捉完他們。」

斯捷班由敵人身上取下了武器向回走，狗在前邊又蹦又跳。他又說：

「好孩子！你是法西斯的死敵，是人們的朋友。」

此後斯捷班又打死不少法西斯阻擊手，由於聰明的狗的幫忙，他清洗了森林中的所有的強盜，他告訴別人：

「喊——決不是空喊！」

從此狗被取個可愛的名字——小朋友。



隊委魯卡什

在漫天的雪地裏正有七個蘇軍滑雪戰士在敵人密集的砲火下後退，最前邊的叫秋林——是小隊長，這個身材高大的人喘着氣，由背上和頰上直冒汗地跑着，他好像有點支持不住了，因為他正在很吃力的滑雪。

有些戰士已經掛了彩了，有些已經筋疲力盡，快走不動了，因為他們已經是日以繼夜地走了三天了，沒有火做飯，只有在路上用餅乾和雪充飢，而敵人的滑雪隊正緊緊地、順着他們的腳印追上來。

隊委魯卡什落在最後邊了，但他却伏在石頭或樹後拿着手提機槍等待着正在追擊的敵人。當敵人的滑雪隊像羣